你听到的“滴答”,不是滴答

■孙道荣

下雨了。雨点直接砸到地面的时候,竟然没有声音,地面都是泥灰,雨点砸进去,“倏”就没了。但是,雨点落在树叶上,再从树叶上滑下来,你就能听得见了,“滴答”“滴答”……

小时候每一次听到“滴答”的雨声时,我都很兴奋。当然,不是那些从树叶上滑下来的雨滴,它们滑下来就跟着其他雨水一起流走了,那不是我的雨滴,跟我关系不大,我懒得听见。我家屋檐下,摆着两只破缸,雨水落在我家屋顶上,然后沿着瓦楞,汇聚下来,其中的两股,落在了一个缸里,它们是“滴答滴答”的声音,而另外的三股,落进了另一个大一点的缸里,它们是“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这些被缸接住的水,被我们喝下去,或者舀来煮饭了。不过,我可不喜欢大雨,雨大了,来不及从屋檐淌下来,它们就从某个瓦片的缝隙,钻进了我的家里,很可能就钻进了你的脖子,或者床上的被窝。奶奶赶紧将家里的盆盆罐罐都找出来,摆在地上,桌上,或者床上,接住这些钻进我家里的雨滴,它们也发出“滴答”的声音,而且,就在你的身边,因而,比任何“滴答”声都更清晰入耳,它们直接钻进了我的3岁或者5岁,它们也毫不客气地钻进了我一贫如洗的家。

在我18岁那年,雨水似乎特别多,雨滴从树叶上滑下来,从屋檐上滑下来,从我窗前支起来的油布毡上滑下来,“滴答,滴答”,但我没时间和心情听它们,离高考越来越近了,离决定我命运的时刻越来越近了,你得原谅一个急于靠一场考试来改变命运的山里孩子,听见的不是雨声,而是时钟的声音,时间的声音。几乎有半年多的时间,我的家人都是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在家里走来走去的,他们担心一不小心就踩到了我的某根紧张的神经,就连我的得了气管炎的爷爷,也是用被子捂住嘴,剧烈地咳嗽。

父亲病重那一年,晚上我都在卫生院陪护,病房的斜对面,是个公用卫生间,挂在墙壁上的水箱,有点漏水,“滴答,滴答”地砸到地面。到了后半夜,这个声音越加清晰,它从卫生间溜出来,到了病房的通道,又从门缝里,钻进病房,它找到了我的耳朵,就停住了,不离开了,它就那么顽强地一直“滴答,滴答”着。我请求护士,能不能找个人修理一下,她们说,修了,修不好。我将水箱上的水阀关了,将水箱里的水“呼啦”一声放了,但那个“滴答”声还是没有消失,水箱里残留的那点水,仍然足够它继续“滴答”大半夜。那段时间,我在医院里,到处听到的都是“滴答,滴答”的声音,除了夜晚从卫生间溜出来的“滴答”声,每一个像我父亲一样躺在病床上苦苦挣扎的人,他们的手上都扎着一个孔,输血或者输液,更多的“滴答”声,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一瓶药水,可以发出成千上万个“滴答”声,它们是千千万万个希望。但那一年,“滴答”声没能拯救我的父亲,我最后看到的是一滴药水,凝在了输液管中,它没能“滴答”一声滴下来,流进我父亲的血管里。多年以后,每当我痛心地回想那一幕,我发现我的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光,就是那么一滴一滴,“滴答,滴答”地流走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滴答”声,都是这么愁苦的,在我过往的五十多年的生命旅程中,也有很多温暖和幸福的“滴答”声,它们穿越时光,从繁杂的声音中跳荡出来,被我听见。

我不喜欢雨,但1988年4月11日的细雨中,我遇见了她,那一天的雨水啊,就充满了无限的柔情。那天,我打着一把伞,她打着一把伞,在走往图书馆的路上,我们相遇,相知,相爱,我们走到了一把伞下。唉,一把伞是不能为两个人挡雨的,细雨落在伞上,沿着伞骨,“滴答,滴答”地落下来,一半的雨滴,落在了她的左肩上,另一半的雨滴,打湿了我的右肩。那一天最幸福的雨水,就这样落在了我们的伞上,又兵分两路落在了我们的身上。那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好听的“滴答”声,它是心跳的声音,它是青春的声音,它是爱情的声音,它也是春天的声音。

你一定也无数次听到过“滴答,滴答”的声音,它是雨滴,它也是时光;它是时钟,它也是心跳;它既是独立的,又是某种汇聚;它是“滴答”,又不单纯是滴答,它落在我们身上,钻入我们的耳朵,在我们的血管里流淌,在人生的长河里凝聚、奔涌。它是自然的声音,也是岁月的声音,更是生命之声。

夜航船

湘湖新苗

过犹不及

■俞琦洁

去年10月,一则“女子毕业9年抠出两套房”的热搜引起了网友的热议。有人认为,没必要宣传这种过分的节俭,“这只是活着而不是生活。”有人则表示,钱不是省出来的,是挣出来的,还有人称,花钱才能让自己真的开心。当然也有人对网友的评论不解,节俭为什么还要被嘲笑。但我认为这位女子的行为很有些过犹不及之嫌了。

从大的方面来说,这样的行为不符合我们倡导的可持续、生态的消费方式。美国经济学巨匠、社会学家凡勃伦等人在多部著作中反思了消费主义和“唯GDP主义”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认为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不符合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也无法实现人类的长远利益。

这位王女士表示,自己贯彻的是极简生活的原则,如非必要,不花分文,她的眼睛时时盯着如何省钱,比如自己闺蜜衣服买了不穿,或者穿不过来,她就想办法接过来,她不断地“接别人淘汰的”衣服、鞋帽、配饰,甚至化妆品都达成了“基本不在这方面花钱”的心愿。而她的抠,一方面是她对消费社会的抗拒,另一方面是家庭对她的影响,她的母亲把90%的钱存进冰箱冷冻柜里,最后掏全款买了一套房。

为了买房而不敢“生活”,本身就是本末倒置。背负巨额房贷,拽着一沓沓房产证,坐等人老珠黄,这种过分的克扣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节俭主义,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畸形的消费欲望呢!

孔子说得好:过犹不及。列宁也说:真理只要向前一步,哪怕是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如果是我,我会“抠”出一套房,而省下来的钱用于消费,在吃喝玩乐的同时,把钱用于学习,用于智力投资,节俭是必须的,但一味节俭,很可能毁了我们的生活,也毁了我们的未来,那是一种真正的得不偿失,最终让我们悔之晚矣。

9年抠出两套房,表面上看来似乎获得了“体面”的财富,但是没有诗与远方的财富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财富,不要也罢!我们永远要记住:过犹不及!

(作者为区第一中等职业学校学生)

灯下漫笔

北魏宫女王钟儿

■王智尧

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常被人称为“帝王将相史”,在这样的历史书中,充斥着刀光剑影、成王败寇。在大历史的遮蔽之下,普罗大众被简化、浓缩成了一个个数字,他们一生中的辛酸苦难不为人知,历史因此少了重要的一部分。

王钟儿(慈庆)是一位北魏的宫女,身份低微,是传统历史中的一个边缘人物。但由于抚养过年幼的皇帝,王钟儿因而在死后被皇帝追赠官职、赠物助葬,并亲自派人撰写墓志。她的墓志出土于“民国”时期,保存在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中。罗新先生的《漫长的余生》,即以王钟儿(慈庆)墓志为主要材料,将一位幸而留下墓志的北魏宫女作为主人公,借王钟儿漫长的一生以及她与北魏皇室之间密切的关系,描绘了北魏由极盛转衰的历史过程,王钟儿被北魏宫廷政治所裹挟的一生也因此在罗新先生的笔下被揭示出来。

“子贵母死”是北魏的“旧制”,也是王钟儿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背后的制度因素。自北魏道武帝杀死明元帝之母刘贵人始,这一本为以杜绝北魏“母强子立”政治传统的做法渐渐成了新的政治传统,为后来人所利用。在此书中,罗新先生抽丝剥茧,找到常太后、冯太后掌握并保持权力的密码。即以“子贵母死”的北魏旧制杀掉未来皇帝的生母,再将皇子接到自己身边进行养育,以此建立与未来皇帝之间类似母子的关系,从而达到在未来依然掌控权力的目的。

这种机制在有心人常太后和冯太后的手中得以长期运行,直到孝文帝时。孝文帝长子元恂之母林氏因“子贵母死”的旧制被杀,其背后便是冯太后希望小冯皇后与元恂建立起母子关系,从而使冯氏在孝文帝死后依旧掌握权力的政治算计。宣武帝元恪较元恂略小,其母高照容因此逃过一劫,王钟儿就在这时开始服侍高照容,并成了宣武帝的傅母,这一时期对于一生饱经离乱的王钟儿而言可谓是难得的太平时光。

孝文帝的大冯皇后为了夺取权力,破坏了冯太后利用小冯皇后而建立起来的权力运行机制,杀死了与小冯有母子关系的太子元恂,夺取了皇后之位。但为了保住至高权力,她依然选择杀死宣武帝的母亲高照容(王钟儿也在此时被安排出家),以求建立与宣武帝类似的母子联系,但这一运作过程被大冯政治上的失败所打断。宣武帝即位后,由于经历了太多的宫廷政变,自己的母亲也因此而死,他开始倚重亲信群小和少时与他长期为伴的人,其中就有慈庆。

慈庆因宣武帝之母被杀,不得不成为尼姑,宣武帝在位时,她在宫中受命保护胡充华和新生的孝明帝,这使得慈庆在死后获得了孝明帝赠物助葬的优待。之后,宣武帝去世,其留下的班子互相争斗,最终使胡太后得以临朝称制,而期间发生的张始均被禁军打死的惨剧,将孝文帝改革带来的阶级矛盾暴露了出来,这一矛盾最终演化为六镇起义,北魏也在起义的动荡中走向终结。

事实上,罗先生此书虽以王钟儿作为主人公,但此书还是田余庆先生式的政治史,并非典型的个人史或微观史。此书最值得称道的方面可谓是将常识引入政治史的书写中,所谓常识即“寻找最优解”。在封建时代的皇权政治之下,参与其中的人都将如何获取、巩固并保有最高权力看作最高目的。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罗先生揭示了“子贵母死”旧制被不断运用背后的政治算计;这一认识也为一直存在定论的元恂之死找到了更符合常识的解释,即元恂并非因为反对汉化改革而死,而是因惧怕大冯针对自己的阴谋而不得不出奔,最后也因此为孝文帝所杀。

关于王钟儿的直接材料只有她的墓志,间接的材料或许还有一些相关人员的墓志和《魏书》中对于王钟儿服侍过的人的记录,如孝明帝、胡太后等等。但相关的记载还是太少,因此无法对王钟儿进行个人史或微观史式的详细的个案考察。

但罗先生还是在写作中倾注了历史的温情,他从悬瓠城的板栗写起,描绘了王钟儿两年短暂的婚后生活。在高照容为大冯谋杀,王钟儿不得不出家时,罗先生又论述了中古时期佛教可以提供给女性的精神安慰和某种程度上的生活自由。但此书也不仅仅局限于王钟儿一人,罗先生从这样一个贯穿北魏自极盛至衰亡的人物身上看到的是北魏政治史中出现的许多大问题。

王钟儿的一生为北魏宫廷政治所裹挟,她漫长的一生是被政治变动所左右的一生,她曾说过什么,她的所思所想并未在历史中留下任何明确记载,就连她的墓志也是为他人所代言的一生。她一生中的许多细节都不得而知,唯一可知的,便是她死去的时候,高欢已在家乡倾财结客,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北魏史的下一幕即将开启。

湘湖诗会

八月十八观大潮

■朱超范

其一

浙水东流去复回,中秋此日更喧豗。
青天横裂飞狂雪,沧海倒流闻怒雷。
豪气欲吞吴相庙,凌波思卷越王台。
鸿图霸业今何在,勾践夫差嗟莫哀。

其二

吴山顶上阅钱塘,欲赋西湖觅碧茫。
桂子秋香摇羽扇,楫声夜响启船窗。
微茫海峤蜃楼独,杂沓云涛雁字双。
因是观潮古来久,风光可以醉三江。

其三

千里湖山碧树齐,月明犹伴鹤孤栖。
禅谈有味施林隐,诗思无垠落剡溪。
清气皆从严濑上,暮涛还向浙江西。
擎觞满饮胸襟爽,好揽乾坤醉里题。

其四

钱塘明月挂云霄,万斛离愁何以销。
自愧推敲无健笔,谁知抚弄有清箫。
骚人揖别长亭晚,游子思归故国遥。
一片乡心随雁字,天涯远眺浙江潮。

其五

骚客南游真胜事,心期欲唤子胥归。
素车白马苍波走,黄鹤鸟鸢碧宇飞。
越峤风寒潮自落,吴宫月暗梦应稀。
诗书翻处空遗韵,双鬓如霜思息机。

其六

谁写丹青意气豪,灵胥自卷浙江涛。
犹凭巨美施千弩,再遣天吴驾六鳌。
潮色难言今日白,浪头不比昔时高。
可怜一派东流水,观后催人读楚骚。

其七

沧浪骤起落长河,柳色沙堤问玉珂。
南越衣冠留古纳,西陵津渡伏新荷。
岸宽风静涛痕减,树耸天空霞影多。
闲品琵琶易成调。嗟无渔父唱悲歌。

其八

今生饱识江湖趣,醉酒无妨落笔时。
沧海一帆云作伴,青山千里月相随。
星沉水底人初静,雨漫天涯客未知。
终古风流难以改,还须耆旧再题诗。

其九

何以彼江逆水流,奔腾不息向西遒。
波随一瞬苍霞起,风挟千寻白雪浮。
舟楫星驰应自骇,鱼龙浪涌使谁愁。
坐邀皓月轩阑倚,是夜乘闲续旧游。

风景独好

静水缓流芹川家

■孔鸿德

趁萧山日报社通讯员培训之际,终于走进了淳安县唯一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芹川古村。古村比较偏僻,但自成天地,村外围有狮山、象山对峙,俗称“狮象把门”;村口外有溪水引导,一侧是农田,一侧是摇摇曳曳的狗尾巴草,颇得野趣。

入村先要穿过进德桥,桥名寓含了先祖对后人修德的期望。廊桥黑色四脚翘顶长满青苔,白色外墙经风侵雨蚀,依稀可见“农业学大寨”字样,留下了那个特殊时代的印记。亭内梁上是一块“德业流芳”横匾,桥上是一副旧联“世外桃源白叟黄童咸悦豫,人间福地青山绿水任徜徉”,展示着芹川人心性自然的化外心态,让我们这批忙碌的城里人汗颜。

穿过进德桥,转弯处豁然开朗,只见五棵绿意盎然的千年巨樟一律列队于溪水两侧,张开巨擘,前倾着身子欢迎我们。树冠则是一个需要仰望的高度,几百年的光阴,都从枝叶间悄悄流走,和廊桥一起默默地陪伴守护着芹川,记录着芹川的古往今来。

整座村庄镶嵌在狭窄的风山山麓之间,长约1000余米,口小腹大、天道自然,被蜿蜒流过的芹川溪一分为二,是典型的风水宝地。芹川溪横卧在村子中央,水清可见一粒粒圆润古朴的鹅卵石,且常年不涸,是芹川百姓的生命源泉。

有水就有桥。芹川溪桥不但多达38座,而且形式材质也丰富,廊桥、单孔石拱桥、木板桥,还有改建后的水泥桥,什么都有,有些还有名字,像建于清朝同治年间的进德桥、明崇祯年间的“际云桥”等。最多的是独木桥,约有10厘米宽,走在上面,柏木就会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这是水村特有的乡音,亲切入心。

溪桥两边是狭窄的驳岸,青石板铺就。漫步村道,仿佛到了皖南某个古村落,整个村落呈“王”字形,近百余幢传统徽式建筑沿溪而筑,屋舍俨然、毗连通幽、青砖黛瓦、飞檐翘角,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桃源画卷,在眼前徐徐打开。古屋新旧夹杂,保持自然状态,斑驳的墙壁,古朴的门楣,精致的雕花,都显示着时光流转的痕迹,向后来人无声地叙述着属于光阴的故事。

古屋中民居占多数,有60多栋,砖木结构,且基本保存完好,或坐东朝西或坐西朝东,建筑风格十分独特新颖。民居大门多为石库门,以大青石贴面,并建有装饰门楼,大厅前设台阶,台阶两侧作素面护栏。里间多为两层三四开间,一楼大多为居住客房使用,二楼储藏之用,一楼中厅与后厅有木屏风相隔,非常古朴。这些民居不仅建筑物内都雕梁画栋,而且房前屋后都建有其他民居少见的前后花园,水榭、楼阁、戏鱼池等应有尽有。其中所用之水,均为室内暗渠利用地势引入,依溪繁衍,生生不息。可谓“开门见花园,观鱼清水塘,秋兰入幽室,凌霄攀高墙”。

“树德堂”就是其中的民居典型。门面有马头墙和石库门,石门上方,建有装饰门楼,门楼砖雕精细讲究,翼角翘起。下方贴着春联,横批一般都用“春”字来替代。进门首先是天井,长方形,不算大,大把的光线射进来,把整间屋子都照个透亮。房屋两进三开间,侧边还有一处厢房。天井里保留至今的百年水缸和二楼跑马楼堆积的各种农具,都暗暗透露着一种自然安宁生活的气息。敞开式客厅的板壁上方悬挂着堂匾“树德堂”,看着颇有威严。到了二进,板壁悬挂的则是“易安居”,又似乎带着一种寄望。“雕镂门空,磨琢窗垣;处处邻虚,方方侧景。”明书《园冶》以最简练的文字写出了芹川屋舍的意境。

除古民居外,芹川古建尚有祠堂庙宇,保存较好的有敬义堂、关玉堂、敦睦堂、锦公祠、仁义厅和昭灵庙等。其中“光裕堂”是王氏总祠,始建于明代,为芹川古建精华所在。整个建筑坐东朝西,肃严端整,共三进,由堂前、正堂和后堂三部分组成,进与进之间置天井。门楼上书“江左流芳”四字,内侧廊道挂满历代王氏名人,天井的光从上照下来,就让这些壁上故人串联起了些许故事。芹川王氏为江左王氏的后代,堂中供奉的《江左郡王氏宗谱》记载,宋末元初时始祖王瑛,迁居至林馆月山底定居,儿子王万宁成人后,又从林馆月山底迁居到芹川村,见此地“四山环抱二水,芹水川流不息”,取名为“芹川”。清人方象璜有言:“江左王氏自迁遂以来,为年七百,为世二十有八。”期间北伐军敢死队队长王文典、马一浮高足浙江通志馆编辑王伯尹、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知名花鸟画家王昌杰等达官、大儒、富商、义士数不胜数。可以想见,匾额书就之日,王氏族长傲然而立众人之前,该是多么的意气风发。

去过很多古村,总觉得芹川自有不同。回转之时,忽见好几户人家的大门都加锁紧闭,时间停止,就想到了木心老先生《从前慢》里的那句话“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我似乎也终于读懂了属于芹川的味道:入我芹家,休论繁华,静水缓流,年月任他。